

## 你在哪裡

阿公還啜著手上那一杯微酸的咖啡，看他的表情似乎不甚合胃口，不過他卻一口接著一口喝完。看來只要稍微和「Made in ○○」扯得上邊，他都可以欣然接受。我攤開一整面電車時刻表，指著裡頭的幾行文字，狐疑地看著他。他卻不假思索，指引出對應的月台和方向。好像這裡面刊載的密密麻麻的符文，就是他的前半生。而我只能從少數僅知的漢字，推敲其中的意義。

昨天在市場一帶，逛了三個多小時。從小魚干、抹茶粉、到水蜜桃、和菓子，包裝稍微花俏，阿公就直覺是精品。別人的血拼是到百貨公司採買，他卻來傳統市場。還好最後那一條溼淋淋的魚，我用盡力氣阻止，他才停下手來，沒有一起放入購物袋中。我還記得有一次和他到家裡附近的菜市場閒逛，看著他來回和老闆殺價。自己覺得無聊，跑到附近的攤位，看別人挽面。等到回過神來，已經不知道在哪裡了。我還記得他找到我的時候，破口大罵，狠狠地抽了我一個耳光。現在，我下意識地摸摸臉頰，彷彿幾十年前那種被尋獲的熱辣感覺，還黏在皮膚上。不過，這一次我卻不覺得無聊。我的視線是緊跟著阿公，聽他用不怎麼流利的外語，指東指西；用手上的相機偷偷拍下每道投射過來的奇異目光。

我們站在指定的排隊線上，筆直排成兩列。非假日，但人潮意外的多，我幾乎貼著他的身後，這才突然想起很少在這麼近的距離端詳他。這一次出門，他裝備齊全：防風帽、透氣外套、健走鞋、保溫隨行杯……。手機還下載最新的 **googlemap**，可以隨時幫他定位，告訴他在哪裡。出國之前，他信誓旦旦，一定要買齊可以煮糙米的厚釜鍋、可以吸塵蟎的 **dyson**，還有他的刮鬍刀。他列了一張清單，好像這一輩子錯過的東西，都要一次補償！前幾天的行程裡，我已經和他不斷地抱怨，他買的東西幾乎快要超重。彷彿購物是他用來記憶每一個地方的儀式。

夢想花開線從西九條站到影城站，只需要 20 分的車程。電車外殼雖然漆上吸引人的漂亮彩繪，內裝卻比想像中還要蒼老。米黃色的窗簾用綿繩網好收納在兩旁，深藍色的長排坐墊，背著窗戶陳設在兩側。活脫脫就像一台九○年代的區間車，艱難地擔負往返遊樂園的工作。我問他，還記不記得小時候，我常和他坐火車探望不能返家的老爸。不同的火車就像是我們爺孫回到過去的不同方式。他看著窗外的風景，唱著自己最近學到的流行歌，沒有回答我。

車子駛過了安治川口後，慢慢看見低矮的平房。他突然大叫了一聲，說窗外的景色，好像是我們舊家。我刻意要他壓低聲量。這裡是 21 世紀的國外，和上個世紀末我們的鄉下老家，一點關聯性也沒有。似曾相識的記憶，就像電影膠捲

被刮花後產生的疊影，都是旅行的疲勞所釋放的幻覺。他連聲「哦哦！」好像不怎麼認同我這番說法。

上了小學後，我被送到舊家和他一起住。每到重要的節日，酬神的露天銀幕都會掛起來。晚上，他會牽著我，坐在塑膠椅凳上。然後，底片機咔啦咔啦地旋轉，在銀幕上投出巨大的光。人影閃動、聲音唯妙唯肖，雖然劇情總是會被烤玉米、綿花糖、雞蛋糕、和雜遝的人聲打斷。但我們都能夠在腦海裡補足。我還記得每次電影放映前，我會吵著他，要買戲院前那種咔滋咔滋米黃色鹹甜各半的爆米花。不過，他一次也沒有買給我。拗不過我的時候，他會指著路口那種一大塊剛裁切好，方方正正的「米香」。然後，買個一整袋，拿出其中一塊，一半塞入我的嘴裡，一半塞入他的口中。無論甜滋滋的口感是否太膩，他總會說「米香卡好呷！」那個時候，我總覺得如果一輩子待在那裡該有多好。

九點又過了幾分鐘，按照旅遊指南所說，到達影城站之後，我們必須用衝刺的速度跑到售票的閘口，搶佔最佳的入場位置。但我回頭看看阿公，他還是緩緩地從電車走出，我心裡有氣，嘴上不斷地催他，急著說某某東西會玩不到。他充耳不聞，手中的相機正伺機捕捉每一個景致。

這時天空中開始飄下細雨，阿公一看天氣不好，又開始喃喃自語，這麼糟的天氣不如先回飯店休息好了。阿公這一輩子都沒有出過國，連捷運都沒坐過。他不喜歡住高樓、不喜歡 KTV、不喜歡燒烤、速食店、不喜歡賣場裡上上下下的手扶梯。好像地圖上那座指尖大的小鎮，就是他這一輩子生活的邊界。

我硬拉著他，沿著地圖上的虛線，前往標示為「好萊塢」的地方。排隊沒多久就坐上了一艘環湖遊艇。船上負責導覽的女孩，扮演著電影中的警長。不過，我卻很難融入她各種低沉的聲調和誇張的表情。從目測的年紀來看，他甚至比我還年輕。而我必須想像和她一起追逐即將吞噬小鎮的鯊魚，帶領所有人回復到平靜的生活。我們隨著遊艇繞過各種水道，穿行小木屋和封閉的船塢，船身劇烈地搖晃做足逼真的工夫。我回過頭，好奇地問阿公，小時候我們看電影，真的有這段場景嗎？他搖搖頭，說「這些阿逗仔拍的電影，他一片也記不起來。」就在一聲槍響後，我感到臉頰有一股熱氣襲來，一堆油桶火光四射就在面前炸開。

上了國中，老爸和老媽離婚。我再也沒辦法回去都市唸書。和阿公一起住的日子，開始令人生厭。我常會沒來由地發脾氣。有時候是和他一起看著沒有第四台的電視機，自己一把抓起遙控器，不斷的轉台又轉台後，就突如其來地對他破口大罵。有時候是吃膩了毫無滋味的白斬雞、滿滿肥肉的榨菜肉絲，或過油的炒空心菜。麥當勞卻在 2 公里以外的市中心。這裡什麼都沒有。然後，我把碗往地上一砸，躲到房裡。一口也不吃。

那時，我才意識到，鄉下幾乎每天都在下雨。上學前，總要穿著黏呼呼的黃色雨衣，坐著阿公的野狼機車，環抱著他的腰，噗噗地沿路穿過田梗、越過大排。景色放眼望去總是千篇一律，自己常常有一種不知道在哪裡的錯覺。有時候，雨下太大，到達學校的後門，我的鞋襪都已經淋得溼漉漉。放下書包，看著滿滿的作業和考試，彷彿就像鞋子裡的那雙腳，離開這裡以前，都必須浸泡在令人發悶的感覺之中。

匆匆出了商店後，沒想到雨勢越來越大。我對阿公說，不然，我們先到下一個景點排隊，說不定可以順便避雨。於是我們攤開地圖，看好路線。兩個人沿路快跑。但到了門口，才發現整修中。這時阿公指著對面廊簷下的用餐桌椅，我們只能無奈地找了個位子坐下。他好像很習慣這種突如其來，打亂行程的事，好整以暇地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饅頭和包子。他問我餓了嗎？我點點頭，他拿出了一份三明治和紅茶。我驚訝地看著他。他微笑不語。於是我們兩個人，彷彿從樂園中暫時抽身。看著這一場雨，傾盆而下。

高中的時候，我考上了一間可以住宿的私校。放榜的那一天，他很高興，帶我去勘察學校附近的環境。教室外貼著明亮的紅色磁磚，宿舍壁面粉刷地相當白淨，食堂依照中西式分成不同區塊。繞了校園一圈，他若有所思的說，這裡很適合，就像很早以前就該來到這裡一樣。

搬進學校宿舍，我的確鬆了一口氣。不用大老遠上下學，能夠和同學聊電玩，吃炸雞、喝可樂，聽流行音樂，不用聽阿公的碎唸。世界突然寬闊了許多，生活的色澤頓時斑斕了起來。我以為沒有人聽他說話，阿公會無聊到每天來找我。但是，搬進學校的第一年，他似乎變得刻意不和我聯絡。我有些不習慣，但每次看到戶頭裡，定期存入的零用錢，心中總是安慰自己不用擔心什麼。每次寒暑假回家，他總會問我「錢夠不夠用？」，我總會反問他「最近去哪裡玩？」然後，他會說最近正在學上網，等他真的學會了，再和我說。其實，他什麼也沒學會。哪裡也沒去，他一直都在那裡。

餐廳裡開始點餐，隔壁桌點了一盤薯泥和美式臘腸。我壓低身子，頭探到阿公的耳邊，對他說，阿芬和我在美國生活，每天都吃那個。阿公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。好像我留學那幾年，都吃一些垃圾食物。接著，他細數這幾天來，從下飛機、逛神社、迷路、坐計程車。好像我們正從很遙遠的地方走來，看著曾經發生的事。我凝視著他沉醉的側臉，時光過得很慢，慢到所有不平滑的地方，都已經一一被撫平，回到原本的樣貌。

我的三明治吃完後，雨勢又變小了。我看看錶，似乎可以去排隊。這時阿公

臉色有些難看，看得出來不是很舒服，他拿出藥袋，吃了幾顆藥後，對我說「沒關係！不用管他。」我疑惑地看著他，接著又翻開遊樂園的地圖，找到目前位置。看看方向，似乎要走一段很長的路。我們沿著路走到廣場。下午突然放晴的天氣竟然格外炎熱，空氣中的水份瞬間蒸散，樂園裡的聲音彷彿暢行無阻，特別清晰。接著，他突如其來地蹲下。我趕緊攙扶著他到附近的長椅上坐著。他說，沒關係，他坐著休息就沒事了，要我自己先去玩，他會一直在這裡等我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申請了一間國外學校做短期進修。老爸存了一點錢，在市中心買了間房子。阿公搬過去沒幾天，又一個人回鄉下住。那時候，我還沒遇到 Fany，晚上一個人閒得發慌時，就會用 skype 打電話給他。第一次接通電話的時候，他高興地大喊，終於學會上網了。學會上網的他，晚上在網路裡開始漫遊，白天在家裡孤獨地聽起流行音樂、學做起士帕尼尼，他的身體開始沒有了病痛，不斷地年輕起來。直到有一天老爸發現他的時候，他躺臥在床上，縮成一具沒有重量的軀體。

「好吧！我們還是回去吧！」我聽見自己爽快的聲音。

他有些歉然地看著我，眼神裡好像耽誤了我的一生。我搖搖頭說「沒關係！有機會還會再來的。」他張大眼睛彷彿不敢置信。

就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們看到了一旁的旋轉木馬。阿公說，他想坐坐。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他比了一個 OK 的手勢。這一次我們完全沒有排隊，我們像是年紀最大的小孩，在簡單的旋律中，追逐彼此的身影，洞悉了時間的秘密。

離開了旋轉木馬，阿公說他尿急，想要找廁所。我點點頭。這時手機急切的響了起來。我看了來電顯示，是老爸。我比了一個手勢，要阿公等我一下，接起了電話。

「你把阿公的牌位拿去哪裡了呀？」老爸的語氣有點盛怒，劈頭就問。

「爸爸，阿公很生氣啦！你在哪裡啦？」電話似乎被一旁的兒子搶了過去。

「你在哪裡？」我下意識地重覆這一句話。回頭倉皇地看著阿公，他咧嘴露出燦爛的笑容，示意他一個人可以找到路。我不斷地大聲喊叫，但他卻充耳不聞。然後，一個人筆直地走入人潮，頭也不回地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外。